

Reunion
Fred Uhlman

重逢



[英]

弗雷德·乌尔曼



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union Fred Uhlman 重逢

[英] 弗雷德·乌尔曼 著

吴永熹 译

REUNION (PANTHER) by FRED UHLMAN

Copyright © Fred Uhlman, 1997

First published as Reunion by Harvill Seck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VILL, A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逢 / (英) 弗雷德·乌尔曼著；吴永熹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598-1318-3

I. ①重… II. ①弗… ②吴… III. ①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956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策划编辑：龚琦

责任编辑：雷韵

装帧设计：山川 at 山川制本 Workshop

内文制作：李丹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5.25 字数：62千字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弗雷德·乌尔曼 (Fred Uhlman) 一九〇一年出生于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创作于一九六〇年的《重逢》并不是一部自传，尽管它包含了自传元素。学校、教师和男孩们都是真实的，基于作者曾就读的符腾堡州最古老、最著名的埃贝哈德-路德维希高级中学。“故事中的男孩当然是我，”他说，“但我从来没有一个名叫霍亨费尔斯的朋友。这部分纯粹是虚构的，霍亨费尔斯是一些贵族男孩和他们父母的合成肖像。”

弗雷德·乌尔曼声称是符腾堡使他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和诗人，并让他终身保持着“浪漫”。对于故乡的爱——一九三三年，时为反纳粹律师的乌尔曼不得不离开了那里——照亮了《重逢》的每一行字。他于一九八五年去世。

序 言

阿瑟·库斯勒

一些年前，在我第一次读到弗雷德·乌尔曼的《重逢》的时候，我写信给作者（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画家）说我认为这是一部小杰作。这里所用的界定性的形容词需要一点解释。它指的是这本书的小篇幅，以及它给人的这样一种印象：虽然它的主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丑陋的悲剧，但它是用一种哀愁的小调写成的。

形式上，《重逢》既不是一本长篇小说也不是一

个短篇故事，而是一个中篇小说，一种在欧洲大陆比在此地更受欣赏的艺术形式。它缺乏长篇小说的体量及其全景式的特点，但它也不是一篇短篇小说，因为后者通常处理的是一个插曲、一个人生片断，而中篇小说则力求变得更加完整——一个微型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弗雷德·乌尔曼获得了令人钦羡的成功——这或许是因为画家懂得怎样依据画布的尺寸调整构图，而作家们却不幸地拥有用不完的纸张。

他同时成功地在叙事中实现了一种音乐性，令人难忘而又抒情。“我的伤口，”他的主人公汉斯·施瓦茨说道，“还没有愈合，想起德国就是在伤口上撒盐。”然而他的记忆却弥漫着渴望，“士瓦本柔和宁静的淡蓝色群山上遍布葡萄园和果园，山顶上是城堡”，还有“黑森林那些黑沉沉的树林间散发着蘑菇和琥珀色乳香的味道，林间星布着有鳟鱼的小溪，溪岸边有许多锯木厂”。他被逐出了德国，他的父母被迫自杀了，

然而这个中篇留下的余味，却是内卡河和莱茵河畔深色小木屋里当地葡萄酒的芳香。书里没有瓦格纳式的狂暴；它就好像是莫扎特重写了《诸神的黄昏》¹。

关于那个为了保持优等民族的纯正性而将无数尸体烧成灰烬的年代，已经有成百上千本厚砖块了；但是我真诚地相信这本薄书会在人们的书架上找到它持久的位置。

一九七六年六月于伦敦

1 *Götterdämmerung*，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四部，取材于北欧神话，“诸神的黄昏”指的是预言中导致世界末日的诸神之战，歌剧时长达四个半小时。



他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来到我的生活，从此再未离开。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九千多天，无序沉闷的日子，带着辛勤劳作却无望的那种空洞——日历年年，大多数就像枯树上干掉的叶子一样了无生气。

我能记得我的目光初次落到这个男孩身上的日子和时刻，他将成为我最大的幸福，最深的绝望。那是我十六岁生日过后的两天，在一个灰暗、阴沉的德国冬日的下午三点钟。那是在斯图加特的卡尔·亚历山大高级中学，符腾堡最有名的文法学校，始建于一五二一年，也就是路德站在查理五世——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暨西班牙国王面前的那一年¹。

我记得每一个细节：教室里沉重的课桌与长椅，四十件冬季外套发酸、发霉的味道，融雪留下的一摊摊水，灰墙上黄褐色的线条，在革命前，墙上曾悬挂着威廉国王和符腾堡公爵的画像。当我闭上眼睛，我仍能看见那些同学的后背，其中的许多人日后在俄罗斯大草原或阿拉曼²的黄沙中殒命了。我仍能听见赫尔·齐默尔曼疲惫、幻灭的声音，他注定要终身当个教书匠，并已在伤感与无奈中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脸色蜡黄，头发、八字胡和尖尖的胡须上都已经冒出了一点白发。他总是透过架在鼻尖上的一副夹鼻眼镜看世界，脸上带着觅食的杂种狗的表情。虽然他大概不超过五十岁，但在我们看起来却像是有八十岁了。

1 这一年路德被宣布为异端并被开除教籍。

2 Alamein，埃及北部的一个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

我们鄙视他，因为他温柔和善，身上还带有一股穷人的气味——他在秋天和漫长的冬月里会穿一件打满补丁的、发亮的绿外套（他另有一件春夏季节穿的外套）。我们充满鄙夷地对待他，偶尔行为残忍，是那种许多健康的男孩在对待弱小、老迈和无力自卫之人时会表现出的怯懦的残忍。

天色暗了下去，但并未暗到需要开灯，我还能看见窗外的驻军教堂。那是一幢丑陋的十九世纪晚期建筑，它的双塔刺破铅灰色的天空，因白雪覆盖变得美丽了。那些环绕着我家乡的白色群山也是美丽的，山岭之外，世界似乎终结，而神秘开始了。我处于半睡半醒之间，胡乱涂着鸦，出着神，偶尔拽一下自己的头发好保持清醒，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还未等赫尔·齐默尔曼说出“Herein”¹，校长克勒特就走了进来。

1 德语，意为“进来”。

但没有人去看那个衣着齐整的小个子男人，因为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那个像斐多跟着苏格拉底一样跟在他后面的陌生人身上。

我们盯着他看，就好像见了鬼。最让我、也许是我们所有人震惊的，不是他自信的举止、他的贵族气息、他略带傲慢的微笑，而是他的优雅。就衣着而言，我们这群人都是很糟糕的。我们多数人的母亲觉得任何衣服拿给我们穿去上学都足够好了，只要它是用一种粗硬、耐用的布料做成的。我们对女孩还不是十分感兴趣，所以我们对于穿着那些实用耐磨的外套、短裤和马裤并不介意，它们被买来就是想让我们一直穿到不合身了为止的。

但这个男孩是与众不同的。他穿的是长裤，剪裁合体，带有漂亮的裤线，显然不是我们所穿的那种成衣。他的西装外套看上去很昂贵：它是一件人字斜纹的浅灰色外套，几乎可以肯定是“英国制造”。他内

穿一件淡蓝色衬衫，系着带有小小白色波点的深蓝色领带；相比之下我们的领饰是肮脏油腻的，就像是麻绳。尽管我们会将任何想要穿着优雅的人都看作“娘娘腔”，但我们却无法不带着艳羡看着眼前这个放松而又出众的形象。

克勒特老师径直走到了赫尔·齐默尔曼面前，和他耳语了两句，然后在我们毫不注意的情况下消失了，因为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位新来者的身上。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表情沉着，不带一丝紧张和羞怯。不知怎么他看上去比我们要更年长、更老成，让你很难相信他不过是一个新来的男孩。要是他像他到来时一样又静悄悄地、神秘地消失了，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赫尔·齐默尔曼把他的夹鼻眼镜往上推了推，用疲惫的眼睛在教室里环视了一番，然后在我的前面发现了一个空座位。他从讲台上走了下来——出乎整个班级意料——他陪着这位新来者走到了为他指定的位

子上。然后他微微低着头，就像有点想鞠躬却又不敢似的，一边慢慢倒退着往后走，全程都看着这位陌生人。他爬回了自己的座位上，向他说道：“请你告诉我你的姓氏、教名、出生日期与地点，好吗？”

年轻人站了起来。“冯·霍亨费尔斯伯爵，康拉丁，”他说道，“生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地点是符腾堡的霍亨费尔斯城堡。”然后他坐了下来。

